

高尔基選集

第二卷·小說



世界文化研究社印行

高爾基選集

第二卷 · 小說

周天民 張彥夫
選 編

世界文藝研究社印行

序言

蘇聯革命文豪瑪克西姆·高爾基，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在莫斯科逝世了！

他是全世界的，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忠實英勇的朋友；是當代亦是後世的，千千萬萬的文藝工作的導師！

他個人，度過六十八年鬥爭的生涯，他是與全世界的被壓迫的人民大眾，一同的忠實英勇的鬥爭了來的；他以他的偉大的精力，與光輝的藝術天才，創造了的文學事業，是當代亦是後世的，千千萬萬的文藝工作者所尊敬，所懾服，認為是最好的模範的！

他的死，對於被壓迫的人民大眾，尤其對於文藝工作者，是無比的絕大的損失！

現在，以悲切的心情來哀悼他；而想到——這死了的人，差幸他

的文學事業，還能永遠的留在人間；這兒，我們——幾個窮苦的年青人，一致爲大衆文化努力，不顧一切利害困難，毅然的把他的著作中之最主要的編印了這一部選集，爲了他的文學事業傳得更廣，更普遍，無疑的，這在大衆的讀者一定是非常歡迎的吧！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天民寫于海上

高爾基選集

第二卷 小說目次

不平常的故事……………(瞿秋白譯)……………一

曾經爲人的動物……………(宋桂煌譯)……………六三

莫爾多姑娘……………(蕭參譯)……………一五〇

可汗和他的兒子……………(張露薇譯)……………一九四

笑話……………(蕭參譯)……………二〇四

不平常的故事

聶瓦河岸上，一所王爵的公館裏有一間五顏六色的「毛麗唐」式（注一）的房間，這是一間骯髒的不舒服的冷落的房間；這裏面，有一個人，他穿着兵士式的灰色的呢大衣，坐在那裏搖擺着，他的大衣很緊的包在身上。他大約有四十歲光景，很矮很胖的，而且他的左腳是蹺了的。他伸直了這一只腳坐在那裏，在他的腳上穿着人參色的皮靴子；他的右腳緊緊的放在踏腳板上，他說話說到起勁的時候，就用他的像馬蹄那樣大的腳後跟在踏腳板上踏着。

在他頭上披散着乾枯的頭髮菩提樹皮似的顏色；他的巴掌和下顎上，豎着幾叢稀少的黃毛；在他的奇怪的鼻子底下，翹着剪短了的鬍子，看起來像是牙刷似的。

這個人的大嘴，露着牙齒的臉孔，看上去有點討厭，那樣像魚似的灰色的許多棱角的臉，帶着不一定的顏色的眼睛，——在俄國中部的幾省裏，是很普通的。他們的眼睛總是不大的；這種眼睛看着天看着地，幾乎總不看人的；在他的眼光裏可以使人感到一種精神上的萎靡和不信任，彷彿他們屢次被人欺瞞過似的。但是在這種眼睛的瞳神的深處，常常會發出

（註一）毛麗唐——Mauritan 是一種建築上的格式，七八世紀回教國家裏曾經盛行的，這種格式的特點是把回教古代建築的格式和東羅馬的格式混合在一起。

一種冷酷的像針一樣尖利的眼光，用他們暗藏的理性的力量很靈敏的出於意外的透過觀察他們的人。這種尖利的眼光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是每個文學家的天性，——我就請求這個露着牙齒的人把他的生活告訴我。

他說得不慌不忙的，一個一個字的『推敲着』，使我明白：他對於自己的意義是很自信的，而且他的說話並不是第一次叫聽的人奇怪。有時候，他的說話很倔強的，他的灰色鬍子動着，露出他那可笑的彎曲的黑嘴唇。而他說到憂鬱和悲傷的時候，他就很嚴格的皺着他已經有很多皺紋的額角，他的眼白上放出水汪汪的奇怪的像珍珠似的色彩，他的瞳神好像是害怕，又好像是奇怪的開展着。

他的有病了的腳，仍就是一動也不動，而他的身體時常的旋轉來，這種動作和他的滾着拍子似的講話是不相稱的。他的一雙黑手很不安靜的動着，摸摸他的腳膝，推推桌上擺的紙夾，墨水瓶，煙灰缸，又去摸摸木頭筆架。然後，他帶了很明顯的懊惱，把這許多東西都推開去，用自己的手掌去摸着或者用手指去挖着那五顏六色的——黃的紅的青的——牆壁，在牆壁上糊着有格子的圖案畫的紙呢。

看起來，彷彿這一間不平常的房間對於他是太狹小了。他突然的旋轉他的頭，望着那許多棱角的小格子的窗框子有兩分鐘沒有說話，彷彿他要在寬大的暗沉沉的聶瓦河裏尋找什麼東西似的。他解開他的外套鈕扣又重新扣上，彷彿要伸一個懶腰，洒脫他皮膚外面的重

擔。

從他的胸膛裏，透出遲重的深沉的遠遠的聲音。

照我的籍貫，照我的護照——我是西伯利亞人，但是我生長在俄國列亞贊省，薩瓦替瑪縣城。這個『薩瓦替瑪』的字眼，我從小就從父母那裏聽來的，他們總這麼說：

——我們是薩瓦替瑪來的。

直到十七歲我不說『薩瓦替瑪』而說『薩瑪替瑪』（註二）並且我還想這是一條河，在河裏的水是異乎尋常的黑的，但是關於這件事我從沒有告訴過一個人，甚至於對小朋友也沒有說過，因為在西伯利亞的河水都是光亮的，要講黑的河水，實在沒有什麼光榮而且很不好意思的。後來有一個販賣農業機器的商人糾正了我的錯誤，他很粗魯的對我說：

——傻瓜，不是薩瑪替瑪，而是薩瓦替瑪。不是一條河，而是個縣城。

我一下子就相信了他，而且很高興，因為我能夠知道這薩瓦替瑪一點不是異乎尋常的。

我對於自己的鄉村並不記得了，大概終是很平常的鄉村。但我記得那個市鎮前面是靠河的，在山腳底下，在市鎮的後面有個修道院，樹林圍繞着它半個週圍；我到如今還像看得見這個市鎮，不過，彷彿並不是人住的，而是一個玩具，有這樣一種玩具的：房子，教堂，牲口都是木頭彫出來的，而樹木是拿青泥苔做的，還染了綠的紅的顏色。這個市鎮在我小的時

（註二）這個『薩瑪替瑪』的字音，在意義上是「最黑暗的」。

候，很引誘着我的。

我的父母搬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我還只有十歲光景。在路上，我的母親和一個小弟弟就從火車上跌下去跌死了，父親過了不久也死了，也是出於意外的，被魚咬死了。我就同一個老頭子到處逛，那個老頭子很好的，他不打我。同他逛了一年；後來，在一個城市裏的市場上，有一個鄉下人注意了我，他的姓名是託洛芬·波耶夫，他是一個舊教徒；他給了老頭子十個盧布，那老頭子就把我讓給波耶夫了。

這是一個很有骨子的人，他的性質是很強橫的，很吝嗇的，他也是個信教的，是那種虛偽的靠上帝吃飯的夥計；他自己並不怕什麼罪過，而別人在他的旁邊，却氣都透不過來的。我一看見他就不喜歡，不喜歡他的一家人，因為他們待我很兇，他們很貪，因為一切都不好；我在童年時代就看見了異乎尋常的勞動真沒有意思。他們有六匹馬，十七只牛，還有一只雄牛，許多羊子，烏，多得很呢；而他自己工作着，強迫大家工作着，都像做苦工似的。他們吃起來真討厭：已經吃飽了，不要再吃了，可是還要吃進去，吃得臉都脹紅了，肚子脹大了，還是呼呼呼呼的儘吃，勉強的硬吃。做起來是做不動也要做，吃起來就過度的吃，這就是他們的全部生活。逢着節氣的時候，裝飾得非常漂亮，一大堆人都趕到教堂裏去，跑十二俄里的路程。

他的家是一個大家庭：他的第一個老婆生了三個兒子，一個當兵去了；有兩個乾女兒，

還有一個女婿已經死了老婆，他自己又從車子裏跌出來把舌頭咬掉了，所以是一個啞子。他的第二個老婆，生了一個女兒叫做劉巴沙，比我小兩歲。他的老婆是像野獸一樣的，像馬那樣的眼睛，像男子漢那樣的有氣力，還有一個長工馬克新，也是俄國人，這個傢伙愛睡覺，甚至站在那裏都會睡的，此外還有些老婆婆，像黃鼠郎似的。

當我過完了十七歲的那個時候，馬克新一個不小心，用扒糞的叉子刺進了我的大腿，痛了一年，腐爛起來了；我就開始蹣腳了。

有一天吃夜飯的時候，他的大兒子對波耶夫說：

——亞史卡（注三）走起路來都輕輕的了，應該要替他的腳醫治一下。
他的回答是：

不醫也可以活的，蹣腳有好處的，可以不要去當兵。

這是侮辱我；我在那時候，是一個強壯的青年小夥子，蹣腳站在姑娘們跟前，是很難為情的，她們已經笑我了。我想還是離開了波耶夫罷。我告訴了劉巴沙，她也勸我：

——當然的，你去好了，在這裏，他們給你的工作要苦死你了。你看：他們——這班應咒罵的東西。

劉巴沙是一個不強壯而很憂鬱的小女孩，一點沒有氣力，就是叫她揩揩機器上的油，也

（注三）亞史卡是亞珂夫的小名。

是不能夠的。她是我的知心朋友，她教我讀書，幾乎是強迫我的。她替我修補衣服，替我縫襯衫。她的哥哥和嫂嫂不愛她，總是譏笑我們倆的要好：

——那，什麼樣子的未婚夫呢！蹺了脚的！

她並沒有這樣的意思，她只是簡單的幫助我的生活。她是一個好姑娘，她不愛放蕩的，她很瘦，眼睛很像她的母親，大大的，在眼睛裏面發着光亮。她很難得笑的，我只要看見她的微笑，就好像一下子就覺得輕鬆一些。她也不哭的；人家打了她，她不過縮着頭，發抖，遮着她的眼睛。在家庭裏，她算最聰敏的了。可是別人都看她是白癡，說她是學壞了的人。但是她也很殘忍的，她喜歡給小的畜生貓狗受苦，尤其喜歡抓小雞，捉住了小雞，她用手掌合攏來一擠就擠死了。

——你做什麼？

她並不說話，只是聳聳肩膀，大概她自己恨着一般人而想出口氣罷。到了春天我就向她告別走了。波耶夫企圖阻礙我，很久不給我護照。這裏還是劉巴沙幫助了我。

我過了兩年很好的生活，好到沒有什麼可說。我住在巴爾瑙爾地方一個醫生那裏，他給我把腳醫好了，雖然我的腳仍舊有一點兒蹺。我要說：我活到二十歲，都好像在夢裏一樣，沒有看見什麼不平常的事。有時候憂悶了。記起了那個市鎮，並且想：

——應該到那裏去住罷。

但是那個市鎮在什麼地方，我並不知道。又重新忘記了。不過對於劉巴沙，我倒不會忘記的。有一次甚至我還寄一封信給她，可是沒有回信。

那個醫生亞力山大·克里萊支持我很好，工作也少：劈劈柴，燒燒爐子，幫幫廚娘，刷刷甕子和衣服，然後送給病人們去。我不是喝酒的人，唔，爲了健康，一兩杯是可以喝的；玩紙牌也是很謹慎的，婆娘們枉然的愛着我。我的性質是孤獨的。人家以爲我有點兒傻的。我積聚了幾個錢。

突然間，好像一滾滾到了山腳底下，就此開始了不平常的生活。隔壁人家死了兩個人，丈夫和老婆，在那一天晚上我沒有在家裏過夜。把我捉了去，就發見了我的護照是不中用的，字母弄錯了：我的真姓名是亞珂夫，鄒珂夫，而在護照上是亞珂夫，亞鄒珂夫，那時候正是日俄戰爭開始了。檢察員就對我說：

——你自己承認了，你用了別人的姓名；可見你是要躲避兵役。也許還有更不好的事。

我說：你看，在護照的註解上說明是蹺腳的可見得這就是我鄒珂夫呀。

在西伯利亞，誰也不相信誰的。

——即使你沒有參加殺人的案子，那也要考查你的來歷。

醫生沒有在家，他到託木司克和卡贊去了；沒有人可以替我說句話。就坐到監獄裏去了，在監獄裏的賊伯伯都笑我：

——你不是鄒珂夫，也不是亞鄒珂夫，而是亞鄒夫，因為你的嘴巴正像那種魚。（注四）

這樣就稱呼我『亞鄒夫』了。

這種異乎尋常的愚笨是侮辱了我；在夜裏我不睡覺，儘是想：怎麼有這樣的事呢？爲了在紙上有個小小錯誤，就要叫人來受苦，坐監獄？我在上帝面前訴苦；我在那時候還是很相信宗教的，雖然在監獄裏不能夠禱告；在那裏信教是大家都要笑的，可是我在躺下去睡覺的時候，不給人覺得的禱告着，躺着，在腦筋裏讀着禱告，兩次三次，就是這個樣子。我本來禱告得非常認真的，跪着禱告的。讀着『我相信』，『我們的天父』一次，『聖母娘娘』三次。（注五）我還會背誦對於聖母娘娘的頌聖辭。劉巴沙教過我很多，她最初是用針在樹皮上劃着字母教我寫的。

當然的，信上帝是很蠢的，但是我在那時候年紀輕，除出上帝再沒有別的興趣。

在監獄裏除出我還行七個人：四個賊，一個生肺病的偷馬賊，一個流蕩的老頭子。還有一個充軍的鐵路工人，是個銅匠，要解到俄國本地去的。那些賊整天的玩紙牌，唱小曲兒，而老頭子和銅匠不理他們的，儘在爭論着。那個老頭子是個瘦長子，頭髮長得像牧師似的，鼻子是歪的，眼睛生得很嚴厲而且兇惡，很討厭的。他是一個很克實的人；早晨比大家都起

（注四）「亞羅」——Yozh 是一種魚，英文叫做 Roach。

（注五）這些都是俄國希臘正教的讚美詩的題目。

身得早，用乾淨的手巾在水裏浸濕了擦臉，梳梳頭髮和鬍子，扣好鈕子，很長久的站着做禱告，不畫十字，一動也不動的禱告着；他並不對着角落裏的神像看，而是對着窗子，對着亮光，對着天看。自然，這是一個『小教徒』（注六）看起來，還是一個聰敏的『小教徒！』銅匠是一個黑頭髮的，像策岡人（注七）也許是猶太人；比我要大十歲，他很會說話，說的話也是異乎尋常的，甚至不願意去聽他。他的頭髮燻得像刺蝟一樣，牙齒發着亮光，鬍鬚是黑的，眼睛像喀爾噶茲人（注八）全身光滑得像在馬戲院裏的會演戲的河馬一樣。他還愛吹口嘯。

有一次當那幾個賊伯伯睡着的時候，我聽見那個老人噁哩咕嚕的說：——應該要的是簡單，大家爲了無聊的事情弄糟了，互相的壓迫着，應該要做到生活簡單化。

那個銅匠很煩惱的噁咕着：

——我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注六）『小教徒』（*Soketch*）是基督教的小派別的信徒；俄國以前有許多『小教』，大家都是反對希臘正教的教會的，反對舊的儀式，反對舊的教條。因此政府和教會要禁止他們，常常逮捕他們。

（注七）策岡人和英國的所謂薩城賽人相彷彿的，他們是一種專門「走江湖」的民族。

（注八）喀爾噶茲人（*Kabais*）是一種亞洲民族黃種，住在土耳其斯坦，新疆附近。

——你說說，你還是崇拜舊時代的人，這樣的人，我不是第一次看見了。你們都是騙人的。你要求的是特別的，不平常的事情，你總要想做得和別人不同。而生活的罪過，糟糕，就在於每個人都要做特別人，每個人都想找些不同的特點。痛苦也就在這裏！從這裏就來了一切的神士，官長，指揮和暴虐，從這裏就有了一切吃的不平常，穿的不平常，就有了人與人之間的區別。這許多都應該不要它，唔，應當這樣才好！什麼地方有特別，那地方就有權力，什麼地方有權力，那地方就有仇恨，不調和，以及一切種種瘋狂的事情。這些瘋子因此要互相仇恨。人只應該自己管理自己，他不應該去管理別人。唔，像你這樣，給人家寫在公文上，要趕你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而你自己哭笑都不能做主。

我聽那個老頭子說的是對的，像他那樣的說話彷彿同我自己想過的一樣。要是真理真正是你自己的，那它就可以給你答覆一切，這樣的真理是實在的，簡直可以用手去拿起來的。

那些賊都笑我，認為我是頭腦糊塗的小夥子；是的，我自己裝做是傻瓜。這樣更安靜些，更加容易了解別人，——在傻瓜面前，他們總是沒有忌諱的說話的。那兩個爭論的人，也看着我彷彿沒有人一樣，總在很生氣的噁哩咕嚕，——我就聽着。我所懂得的是這樣：彷彿他們並沒有什麼可以爭論的，都一樣的同意；世界上的一切都應該平等：特別的，不平等的，——都應該取消，任何的區別都不准有，那時候人與人之間——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就都平等了，一切都是簡單，輕鬆了。把地球上的一切人，都變成很平常的人；而牧師，商

人，官長，以及一般的等級，老爺等等，——都廢除掉，用一種特別的法律去取消它。這樣要叫誰都不能夠收買我的麪包，勞動和良心。

——心靈要生翅膀才好，——那個老頭子這樣說，——最要緊的是心靈自由，沒有這個就是沒有人！

我把這些意見都吞到肚子裏去了，好像在疲倦的時候喝了一杯燒酒一樣，真的，明白的道理叫我自己的心靈一下子生了翅膀。我想：

上帝耶穌，在這些人之中有多麼樣神聖的簡單呵，但是大家終生終世都是那麼苦惱！

我想着，甚至於笑了，那幾位賊伯伯更加笑了。

——看呀，亞鄒夫在那裏想他的未婚妻呢！

我不作聲，更加假裝着慫瓜的樣子，我自己明白，我聽着大家。那兩個爭論的人所不同的只不過一個問題；銅匠很激烈的說，上帝用不着，而那個老頭子自然爲了這件事生了氣，我聽着那個銅匠也覺得煩惱，他說得那麼激烈，而在那個時候，上帝還是我的累贅。他倆個都很勇敢的了解統治的害處。

後來很快的把我解到原籍地方去了，在那裏當然波耶夫的家庭出來證明了我的身份。波耶夫自己躺在床上，要死了，大概是他被馬踢傷了的。但是他還向我提議：

——在我這裏住着罷，亞珂夫，你是一個老實人，頭頭腦腦的，在外邊流蕩是不行的。

我拒絕了他。我的眼界已經放大了些，我頭腦裏的思想也流動了；我只想跑到城市裏去，劉巴沙也勸我：

——走罷，走罷，亞珂夫找你自己的幸福去。

當然的，我把我的一切講給她聽，請她聽我到了怎麼樣的地步，我同她談了整整的一夜；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我的意思這樣的妥當，這樣的流利說得出來。劉巴沙同意我的話；

——都對的，應該這樣。

我對她說：

——你同我一塊兒去罷，劉巴沙！

她害怕了；

我去做你的什麼呢？累贅你。我的身體很不好。我又不愛見外人，在這裏我倒已經過慣了。

唔，她不去。我說她是個多愁的姑娘。很細膩的姑娘，她的心是很殷勤的。我看到她的心，像在鏡子裏似的可以看見我自己的影子。我同她就告別了，她哭了，但是……

我又重新回到巴爾瑙地方的醫生那裏。他是一個好人，十分聰敏，不過他有的是舊式的聰敏，而不是照我的意思那樣的聰敏。他的性格很激烈，只有在習慣上像一個老紳士，其